

## 钟鼓楼

韩文鑫

一座钟鼓楼,总是让人欲言又止。

方方正正一座楼,基座四边均为20米,楼有3层,总高17.6米。重檐、歇山、卷棚顶、围廊式,10个字,整座楼阁的基本样貌概括全了。

作为一座古建筑,兴城古城中心的钟鼓楼保存完好,四面墙体经年屡遭侵蚀,斑驳的墙面见出岁月的沧桑。粗算起来,钟鼓楼和宁远城也是600多岁的年纪了,经过了4个历史时期。600多年,多少人应过它的战鼓,多少人听过它的钟鸣,多少人由东而西,由南而北地走过它的券洞。天晴日朗,它正襟危坐,面向延辉街,看着从延辉门走来的人,听着东西关的风向,偶也回首,与首山的烽火台做一次深情的对视,内心的那份笃定,就像这座古城,四平八稳。雨雪天里,它沉默不语,却依然昂首挺立,暗沉的天幕下,楼顶的棱角反而更加清晰,面对凄风苦雨,它身姿凛然,不见丝毫毫怯,风雨中的姿态,是对对然不动最完美的诠释。

从延辉门外向城内张望,卫城、城门、头道牌坊、二道牌坊、钟鼓楼逐次叠加在一起,古城就像一部很多页面装订在一起的大书,一部立在这方水土之上的大书。每一个叠加,就是一个章节,每一个章节都有信息充足、意味深厚、情感多元、余韵绵长的内

容。卫城与城门告诉我们,这是一座以军事守备为主的城,生产生活退居到了第二位。两道牌坊的背后是两个名字,祖氏兄弟,还有他们的故事。晚明的那两场有名的战事,是宁远古城最见风采的时候,是兴城乃至葫芦岛市反复讲述的历史。时过境迁,两座牌坊落地,带给兴城人的感受,就像它的主人难以辩说的经历一样,复杂多议,五味杂陈。

一座城、两道牌坊,还有文庙、钟鼓楼等等,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,岁月荏苒,城与人的情感日渐融合。牌坊下的石头狮子,让人摸出了温度,以至于成为兴城独有的民俗;牌坊上面的一个错字,也臆造出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;牌坊掉下的一个石角,都被寄予一个劝喻世人的传说。

其实,冷漠的青石、青灰的方砖、夯实的黏土,即便被刀砍斧凿成文字与物象,最初坐落下来的时候也没有承载这些使命。这些内容,都是年深日久的生产生活,在600多年寒来暑往中累积起来的烟火气息,是文而化之的结果。

钟鼓楼,宁远古城的肯綮所在。然而,面对它的凛然风姿,何以欲言又止?斑驳的墙体,分明是过往岁月的具体讲述,而且,从古至今,无时无刻不在述说。因为内涵博大深远,所以,每次面对,都觉得一眼望不到头。

在我国,每个有历史的城市,

都有这么两座建筑,一座钟楼,一座鼓楼,合称钟鼓楼。兴城只有一座,钟鼓楼,这是地处边塞、城市规模限制的结果。

“平时报时,战时报警”。兴城钟鼓楼,主要为战时使用。因而,里面的那面直径2.25米的战鼓,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这座楼始建于明景泰五年,为都督焦礼所建。焦礼的最高职务是辽东副总兵,他的管辖范围不止宁远一地。彼时正是兀良哈边患为害的时候,焦礼的职责,兼顾着整个辽西走廊。

嘉靖四十三年重修钟鼓楼,这时边患依然存在。兵事频频,不得不修。到了天启年间再次修葺,宁远、松锦两次大战之间,焉能不修?崇祯十五年拆除,崇祯一共当了17年皇帝。辽西丢了,明朝也将亡了。

清乾隆四十二年依原址重修,钟、鼓合为一楼。后经多次维修,基本保存了原貌。乾隆时期为什么要修这座钟鼓楼?

按点敲钟,适时农桑,好好过日子吧!

有资料显示,努尔哈赤时就“劝课农桑”,满族的汉化过程到乾隆时已经完成。15年后,马戛尔尼才给乾隆皇帝送来摆钟。这时候,“晨钟暮鼓”还是百姓不能离开的日常。

钟鼓楼的声音,是时间的声音。

阿莫达瓦部落的人们居住在巴西亚马孙雨林深处,他们没有手表和日历,只区分白天、黑夜、雨季、旱季。人们也没有年龄,而是根据童年到成年的生长阶段更改名字。

这是人之初对时间的粗浅理解。

人类睁开双眼,即见白天黑夜、日升日落、月圆月缺、寒来暑往、雨天雪天、旱季涝季。因为生产生活的需要,一日、一月、一年,这应该是人类最初的时间单位。格分时间,是古人最早的抽象格物了。随着人类的进步,今天,秒已不是最小的时间单位。

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。日月盈昃,辰宿列张。寒来暑往,秋收冬藏……《千字文》开篇,是古人时空观念的系统阐释。

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日之计在于晨……人类有意识地管理时间了。

据《隋志》记载:漏刻之制,盖始于黄帝。周汉时期,就有了计量时间的仪器。汉唐时源于城市管理需要,出现了钟鼓楼。元明清三朝,北京钟鼓楼“平时报时,战时报警。”作为古代授时文化的集成,报时制度尤其复杂而完备。与漏刻相比,钟鼓楼的历史并不长,它是汉民族对时间理解的体现,是古代华夏最先进的时间管理办法,也是汉文化对时间态度的集大成者。

16世纪末,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从教堂的吊灯中受到启示,发明了摆钟,最初的钟表只有一根指示小时的时针,到了18世纪,出现了分针,19世纪,秒针出现了。人们将1天分为24小时,1小时分为60分钟,1分钟分为60秒,1秒钟就是一个平均太阳日的1/86400。

上世纪20年代,随着西洋钟表的普及,钟鼓楼遂成历史。钟鼓楼走进历史快100年了。

兴城钟鼓楼,一座完美的与时间有关的化石级文物,它已无声无息了近百年。想当年,悠扬的钟鸣传至数十里,激扬的战鼓声惊天动地。晚明年间,从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开始,过辽河平原,向西逃亡的边民就屡有所闻。

如果是逃亡的边民,必会追寻远方钟鼓楼传出的悠扬钟鸣,它是我的向往,是我的归宿,是合家老少安居执业的希望。疲劳与饥渴并不可怕,只要有钟鼓之声,由远及近,我的心就会安定下来,我的生活就会有所依托。有了晨钟暮鼓,我就能闻鸡起舞,就会日出而作,就能抓住一年之计。有钟鼓楼的族群,对农时的掌握才有意义,粮谷满仓、鸡鸭满架才不仅仅是期望。

那些动荡的年月里,有多少自辽东逃来的边民,在某一天的黎明,站在宁远城外,悦耳的钟声悠扬鸣响,热泪夺眶而出……

## 冬天记

(组诗)

于成大

### 田屯村看雪

它铺展得舒适、熨帖,不突兀  
山势浑圆、和缓

甚至不回避枯枝、衰草、蛇蜕  
沟壑不再那么明显  
万物温和、蓬松、收起棱角

崖壁放下利刃,风放下落叶和沙砾  
更大的落雪  
被横着的松枝担负,被竖着的松枝  
倾泻

深山里的田屯村

一场不被修饰与赞美的雪  
洁净、自爱

### 干草

乡亲们把一捆一捆干草  
小心翼翼地码起来,码成山  
俯视冬天

干爽、蓬松、泛着金色的光泽  
让我想到棉花、云朵、怀抱和  
三月的爱情

接下来

它们要与一群羊朝夕相处  
用细碎的茎叶,将寒冷和饥饿拆解  
并一捆一捆,堵上冬天的窟窿

笨拙的干草

一丝一缕地抽出了那么多的  
软与暖

### 那些雪瞬间有了归宿

从早晨到黄昏再到深夜  
大雪一直下着,它浑然忘了  
如何停下来

连绵又连绵  
我只能用花海来形容它,用  
辽阔或浩瀚命名它

出自乌云的雪可以那么白  
黑夜可以那么白  
河滩的石头可以那么蓬松那么白

树枝承担了那么多的雪  
它们还在叠加  
美好的东西也会成为一种负担

那些落在石墙、木桥  
瓦片、烟窗、柴垛、山梁上的雪  
瞬间有了归宿

### 枯草

这一坡荒草从秋天开始黄的  
此后就一直没停下来  
偶有田鼠出没,更多的时候是风  
窸窣窸窣,像一种絮叨  
它们交换彼此的寂寞

它不会一直待在这里  
或许在一场野火中,抵达灰烬  
或许会被开春的草芽移除

有时候我想  
我也是它们中的一员——  
在生活的斜面上,努力保持平衡  
弯曲、变回、怀抱微弱的黄金

### 一条路从冰雪中走来

一条路从冰雪中走来  
走得坎坷、艰难、沉重  
它感到太累了

踉踉跄跄  
因此出现了多处弯曲,迷茫、停顿  
但并没有中断

它不能停下来  
一旦停止不前,那些冰雪  
会很快地围拢过来

### 回乡遇雪人

它出现在乡间土道边,一项  
褪了色的帽子下  
圆鼓鼓的脸  
圆滚滚的身子  
让它从那些乡村孩子当中  
脱颖而出

冻得通红的鼻子  
微微上翘的嘴角  
有些漏洞的围巾  
胸前斜挎一把破扫帚

要多少朵干净的雪花,才能完成  
这朴素的乡情  
要多少朵善良的雪花,才能  
替我找回童年玩伴

匆匆而过,我甚至来不及  
扶起车窗外扑倒的雪孩子  
但我还是脱口喊出了一句——  
二胖

## 掌心故乡

(外二首)

韩辉升

我双手捧着小村  
来到陌生的城市许久久  
也不知把它安置在哪里

当我不得不腾出手的时候  
我的小村哪  
除了沾在掌心的微尘之外  
连人带土都散落到了  
城市的各个角落

我的乡土呀我的乡亲  
你们还记得回家的路吗

### 红高粱

总觉得自己就是一株红高粱  
深沉,羞赧  
无意间把秋风压颤  
唯恐告别田野  
又期待被收获

最钟情于太阳的莫过于我  
钟情他圆的形状、红的颜色  
我让每一颗籽粒  
都模仿他的形状  
选择他的颜色

最热爱土地的莫过于我  
把根须深深扎进她的怀中  
一如婴孩紧紧拥着母亲  
吮吸她的乳汁长大  
最终成为她的荣耀

回首生命历程  
因饱满而骄傲  
因夹杂几颗瘪粒而自责  
把梦铺成红色丘陵  
隆隆秋阳中,听鞭声霍霍

### 四家板

四家板  
我同朋友说了多次  
他也记不住这个地名

但他记住了我的一个习惯  
每次见面  
都会同他说起老家  
说起爸爸说起妈妈  
说起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杏树  
说起树上那个摘杏子的少年  
他还会像诗人一样夸张地说  
那个少年  
从树枝上一荡荡到了  
几十里外的朝阳

四家板!我同朋友说了多次  
他也记不住这个地名

四家板哪  
我每两周回去一次  
杏树没了  
妈妈没了  
爸爸依然沉默



微小说

## 志愿者

段锡民

是看一下好,万一……阿姨,不介意的话,我给您看一下吧。

你会看?那太好了。

国琳蹲下身,撩开岳敏的裤腿,轻轻按压肿起的脚踝:这儿疼不疼,这儿呢?检查完毕,舒了一口气:还好,只是扭伤,上过药吗?喷了红药?好,不过还是该冷敷一下。说着她进了卫生间,冲过一条干净的毛巾,在水龙头下冲凉,敷在岳敏的脚踝处:还有,切记不要乱走动,小心再扭着。

好,好,岳敏答应着瞄了国琳一眼:闺女,不嫌弃的话,在这儿吃饭吧,只是简单点。国琳下意识地在厨房看了一眼:不了,您吃吧,我走了,如需帮忙,打我电话。

岳敏本是性格开朗的人,她每天上午在小区对面的医院当清洁工,下午会跟老姐妹逛逛街、跳跳舞,晚饭后扭扭秧歌,总是闲不住。这一下伤了脚,被困住了,憋得心里长草。晚饭也懒得吃,正没精打采地看电视,突然听见敲门声,赶紧单腿蹦过去开门。是国琳,她递过一只装着菠菜和芹菜的塑料袋:阿姨,给,中午我看您家没菜了。

好,好!岳敏满脸是笑:闺女,多少钱?

不用给了,买菜顺手给您捎的,没几个钱,您忙,我走了。不待岳敏回话,国琳就“噔噔”地跑下楼了。

周六,岳敏脚好些能沾地了,儿子也回来了。她和儿子唠完脚的事,就聊到国琳身上:那闺女不错,跟你……儿子警觉地打断她的话:妈,打住,说好了我自己解决嘛。

那你倒是把对象给我领来啊。

不是您给我划了框吗?要找工作好的,最好是老师吗。儿子满脸调皮地笑。

怪妈以前眼眶子浅,挑啥工作啊,人好最重要……那闺女真挺好的,漂亮,心眼儿好,跟你还同行。啥啊,送点菜就看出心眼儿好了,深入了解过吗?说不定接近您有啥企图呢。

臭小子!怎么看谁都往坏处想!岳敏瞪了儿子一眼:看来真得给你找个阳光女孩儿,就像国琳那样的,就是不高对象,蹭蹭人家的阳光也好呀。

跟您说不明白,要不咱打个赌吧,儿子坏笑:您装病,让她帮您去医院,看看她肯赶过来不。赌就赌,岳敏找到国琳的来电号码拨了过去。

通了,却没人接,连拨三遍,都是“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”。儿子舒口气:没接吧?让我消停一会儿吧。说着笑嘻嘻地摸出手机。

第二天早饭后,儿子上班了。岳敏不死心,蹭着脚来到快递点。超市里只有丰军在忙活:阿姨,取件?

不,岳敏摇头:你店里那闺女呢?

啊,国琳啊,丰军向门外看一眼,她昨天去市里面试,估计这会儿该回来了。

正说着,“嘀”的一声,国琳骑着电动车回来了,她对岳敏点点头:阿姨,找我有事?昨天面试,手机不在身边,后来回拨,您没接。

准是臭小子在手机上搞了手脚!岳敏心里骂儿子,嘴上却说:没事,我就想跟你唠唠嗑。

哦,没事就好,国琳停住电动车。岳敏心生一计,“哎哟”一声,国琳忙跑过来问:咋了?

脚疼,岳敏夸张地皱眉。叫您别乱走动,不听话!国琳用嗔怪的语气笑着说:我搀您回家吧。

闺女,你去市里面试个啥,过了吗?路上岳敏问国琳。

过了,特岗教师,还得公示。啥?你不是学医的吗?岳敏停住脚步问:那天给我……

哦,看脚啊,国琳淡淡一笑:我一直做志愿者,在师大时参加过医学救助培训,能处理点小毛病。

噢,好,好!志愿者好,阿姨再问你,有对象了吗,干啥的?国琳脸红了一下,小声说:刚处,这个快递点的经理,这不,新门店建得多,招不上人,我才来帮忙的。

转眼到了岳敏家门口。岳敏突然问:那个志愿者组织好加入不?

身体好,愿意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,都可加入:咱这里各街道、社区都有志愿者,我是阳光爱心联盟志愿队的。

好!就加入你那个队,行不?不是我,是我儿子,让他献献爱心,也跟着你们蹭点儿阳光……

好啊,欢迎!我们正缺他这样的专业人士呢。



插画 胡文光